

康巴作家

赶年猪

■雍措

村庄坐落在半山腰，由于坡度原因，每家每户的房屋与房屋紧挨着，连成线，连成片，整体展现出来的形状，竟鬼使神差地变成了一个月亮的形状。腊月，村庄像早起的阿妈，亮得特别早，闲散的狗儿从一只，两只，最后汇集成一伙，你追我赶地在村庄的小路上穿梭着，过往的路人高声打着招呼，最常听见的就是：“刀把子吴，轮到谁家了？”“村东头高家了……”刀把子吴说话的声音在月亮村的腹部响当当的回旋着，钻进每家人的被窝里，鸡笼里，茅房里。最关心这件事儿的有猪圈里的年猪和准备忙碌杀年猪的村人。年猪竖着耳朵听了之后，似乎明白还轮不到自己，又习惯性地“嘟嘟嘟”地贪食着猪槽里的食物。主人家们却开始掰着手指计算着：高家过了刘家，刘家完了杨家，汤家过了聋子毕家……。好不容易数落好了，才发现还得隔上两三天才轮到自家，于是放心的干起其它事来。

刀把子吴还有一个名字叫阿布（叔叔的意思），也算是刀把子吴帮村人杀了20年的年猪，全村上至八九十岁下至嚶嚶耳语的孩童对他的敬称。阿布个儿不高，一年四季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帆布衣服，头戴一顶带耳的尼绒帽，眼睛凹陷，皮肤黝黑。我家和阿布家挨得很近，两座房子之间隔着一条营养不良、瘦弱的小路，几乎可以忽视它的存在。冬月是阿布“农忙”的季节，每到晚上，从隔壁传来阿布“咣咣咣咣”磨刀的声音。他是个很讲条理的人，在杀年猪方面，从来没有因为亲情破坏过挨着次序杀年猪的规矩，所以，亲人骂他呆子，而外人却更加尊重起他来。

这个月子里，阿布的身后总是牵着线的跟着很多村娃，当然还有闻着肉腥味就发馋的流浪狗。村娃在阿布的身后嘻嘻哈哈，流浪狗们翘着尾巴跟着村娃。阿布朝左，村娃和狗朝左；阿布东弯西拐钻进巷子，村娃和狗也像一条忸怩的蚯蚓钻进巷子。

主人家早早烧着柴疙瘩等着阿布，帮忙按猪的七八个村人围坐在火炉边烤着火。阿布一到，大家都站起来给他让坐。调皮的村娃学着阿布的口吻问主人家：“伺候毛猪的水烧开没？”引来在坐的大人一阵哄笑。大锅里的水热气腾腾，锅灶旁的主人家云里雾里的站在雾气里。水自然开了。主人家补充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等阿布的杀猪手暖和了才行。”阿布取出插在腰袋子上的烟杆，烟杆在油亮亮的烟叶袋子里晃悠两下取出，用手轻轻规整着烟叶。旁边坐着的人赶快用火钳夹着通红的火子给阿布点燃烟叶，阿布深深地吸上一口，腮帮子立马凹陷下去，一会儿工夫，吸进的烟子从他的鼻孔里、嘴里冒了出来，阿布的脸模糊得像张水墨画。他询问着猪的大小，话末，添上一句到每户人家都少不了的话：“今早喂食没？”主人家说喂了。阿布点点头，不说话，又深深地吸上一口烟。其实，喂食对即将要杀的年猪来说，自然没有多大意义，但是，大部分村人都不忍心看着养了一年的猪，饿着肚子离开，便不怕后面清洗的麻烦，给它喂得饱饱的。阿布对这样的事情不发表看法，一脸平和，似乎这是一件装在他肚子的东西，不想拿出来给人分享。

阿布吸完烟，在凳子上敲了两下，烟杆插回腰带，剩余的烟灰散落在地上。他起身，按猪人起身，男主人急忙走出堂屋，打开圈门，等候着帮忙按猪的人。阿布往住是最后走出堂屋门，起身后，他径直走向那套装家什的竹篮子，掀开盖在篮子面上有些发黑的蓝布，篮子里五花八门，奇形

怪状的刀具展露出来。村娃们与其说围着阿布，还不说包裹着这一篮稀奇古怪的刀具。阿布在篮子里取出一把细长的尖刀，那刀口银灿灿的，映得出村娃脏兮兮的脸蛋儿。刀尖很细，锋利无比。阿布用篮子里的一张小帕子擦了擦刀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猪儿拉上院坝了，按猪人的使劲声，猪儿极其反抗的嘶叫声，混合在一起。村娃们扔下阿布，像一阵风一样冲出堂屋。三三两两的流浪狗们站在远处，观看着这一切。

外面的人扯着嗓子喊着：“阿布，猪儿摆好了。”阿布转过头对女主人说：“准备好没？”女主人点着头，这点头法，有悲悯，有祈祷，还有些说明道不明的忧伤与恐惧。阿布走出门，女主人从灶后走到灶前烧火的地方。村娃子给阿布让出一条路，按猪的村人尽量给阿布让出更多空间。狗凝视着阿布。猪的嘶叫声突然惊颤颤的响起来。几只流浪狗摇晃了一下脑袋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村娃们盯着阿布，盯着猪，盯着按猪的人。

女主人坐在灶前，烧着事前准备好的纸钱，伴着猪儿此起彼伏的嘶叫声，嘴里不断地念叨着祝福的话：“愿疼痛减少，愿上苍保佑，愿来世别再投生成一头猪。”话末，点燃三支香，插在灶门前。

一切平静了下来，村娃们又开始闹腾起来，流浪狗们闲散地在院坝里溜达着。

阿布用热水冲洗着那把锋利的杀猪刀，又从篮子里取出刚才蓝色的帕子擦拭着刀，擦干净后，放进篮子里。按猪的人将一整头猪放进木缸里，用锅里沸腾腾的开水淋着缸里的猪。阿布站在旁边，问淋水的人：“来没？”淋水的村人扯扯缸子里猪的毛，还一句：“没有来。”又过一会儿，阿布又问：“来没？”淋水的村人又用手扯扯猪毛，一大把猪毛握在手中，急忙答到“来了，来得快着呢”。阿布把整个篮子提出去，给按猪的人每人发一把弯曲的刮毛刀，一阵“呱呱呱呱”的声响从缸中响了起来。村娃们也没闲着，帮倒水的倒水，发现没有刮干净的地方就大叫着：“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呢。”一会儿，一头大黑猪，变成了一头大白猪了。村人把猪悬挂在一个搭建好的木桩上，头朝下，尾朝上，那光溜溜的尾巴直挺挺的冲着天空。男娃们开始戏弄女娃：“你的小辫子就像猪尾巴。”女娃们也不肯罢休：“看，快看，那猪的耳朵多像你们的耳朵呀。”喧哗声把整个院子吵得沸沸扬扬。

“这猪怎么没有腰子呀。”阿布剖开悬挂的猪，假装在猪肚子里四处寻找。村娃们停止吵闹声，拥挤过来。精灵的小眼睛在猪肚子里翻找着，猪腰子丢了，他们的快乐也丢了。“在这里呢？”阿布像变戏法一样手里握着两个腰子。村娃们急忙从阿布的手中夺过腰子，冲进堂屋。女主人把腰子切成四半，涂上盐、味精、辣椒粉，放到火上烤。火上的腰子“嗤嗤嗤嗤”地发出声音，村娃们的喉咙里也“咕嘟咕嘟”响着咽口水的声音。女主人用火钳把烧好的猪腰子放在菜板上，用油腻腻的手指点着站在身旁的小脑袋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村娃们生怕被女主人忽视掉，垫着脚尖，高昂着小脑袋。女主人根据人数，分好腰子，不过这时的村娃却显得害羞起来，谁也不好意思拿第一块腰子。女主人早知道他们的花花小肠子，笑嘻嘻的故意走开。女主人的前脚还没有跨出门坎，菜板上的猪腰子就被一扫而空。他们个个嘟囔着小嘴，心里想告诉女主人：其实她真没有必须要出去。

月牙儿的村庄，冬意渐渐浓厚起来，偶尔有几场单薄的小雪轻轻的给村庄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纱衣。有雪了，雪的世界里装着村娃们天真无邪的童真和无穷无尽的快乐。

■殷贤华

为提高收视率，电视台决定在黄金时间，隆重推出一档“没钱勿扰”相亲节目，专门为美女钓金龟婿、嫁富豪牵线搭桥。

妖娆野性、做梦都想嫁给大款的咪咪小姐第一个抢先报名。

因为电视台狂轰滥炸式的宣传，吸引了一大批有钱男士前来选美。这些男士中，既有未婚的小鲜肉型“富二代”，也有中年得志的“钻石王老五”；既有离异的款哥，也有六七十岁的款爷款公，不一而足，煞是热闹。

相亲节目如期举行，因为是现场直播，



措普沟。游蓉萍 摄

措普十行

■冯光福

一
天堂很远措普湖很近近在咫尺
走近措普沟就会被措普湖浓浓浸泡
我就是湖边那一顶黑色的帐篷
炊烟袅袅中牧歌飞扬
一声吆喝哥哥哎草原格桑花绽放
满身霞光妹妹哎毡房酥油茶飘香
措普湖千年凝视轮回的苍生
失去的记忆在地心里都是珍藏的映像
神圣是高高在上的雪山
倒影在湖心把传说碧

二
风翠绿了草原雨积聚了湖水而我
一如脆弱的新驹在张望
张望着这草原深处的宝玉
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给我后天的滋养
于是在无数次的彩虹之后的我
看见巴塘弦子踏着碧波而来
看见宿命相逢的骑手疾驰而来
看见传说中的大鹏载歌载舞而来
风中猎舞的经幡是愿景的一种表达
牦牛的完美追求却始终没有尽头

三
要站就站到最高处极目天涯
要歌就歌到八度外声嘶力竭
俯身向着措普湖我就是一条小鱼
聆听法号掠过清波破译极地密碼
一条洁白的哈达三杯醇香的青稞酒
延伸九百九十九双转经的脚印
我以鱼的誓言鱼的眼睛
宽广着措普沟的草原和草原上的花朵
踏遍千山万水还是措普湖的水
百度回首措普湖才是最后的梦中情人

雪花

第 2207期

相亲会

地扫视了一遍男嘉宾席，甜甜地问道：“请问各位先生，你们愿意出多少彩礼来我家聘亲呢？”

“我出十万……”

“我出八十万……”

“我出一百万……”

“我出二百万……”

“我出八百万！”

相亲会似乎变成了拍卖会，男嘉宾们争先恐后地报价，价格一个比一个高。就在出八百万的一位款爷即将胜出时，男嘉宾席中一位戴金边眼镜、高大帅气的款哥直接走向咪咪小姐，向她伸出拥抱的姿势：“我爱你，咪咪小姐，我出八千万！”

■寒灯旧事

花工肖二爷

■欧阳美书

八十年代，虽然交通不便，但很多康定人爱下姑咱玩。他们下姑咱之后，有一个必须的去处，这就是姑咱卫校。那时的卫校，环境之优美冠绝姑咱，甚至名誉全州。时中央及四川省的官员到甘孜视察时，州委州政府经常会把卫校作为一个“参观点”，与康定师专这所甘孜州唯一的大学同等对待。不得不说，这是卫校历史上最光芒四射的一段岁月。

如果让学校师生说话，大家可能会说，学校的那些美丽风光，都是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奋斗的结果，譬如原本的乱石坑，就是被师生们一背筐一背筐背来的泥土给填平了，然后又用桶提来清水，将树苗一棵棵浇活，直到几十年后今天的挺拔大树。这话诚然不错，就是笔者当年也曾加入这一劳动队伍的。但是，真正知情且懂得感恩的学校师生不会忘记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当时卫校的花工肖二爷。

记忆力好的人可能不会忘记，那时每天无论早晚，都会看到肖二爷或背扛着水管，或拿着锄头剪刀，在校园里默默地劳动，有熟悉且觉得应该招呼的人在路过肖二爷身边时会顺便招呼一句“肖二爷，浇水呢。”“肖二爷，剪枝呢。”但更多的人却不会发出这声问候，在他们看来，肖二爷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临时工，学校聘他来侍弄这些花草，是对他的恩赐。

当然，不打招呼的人也未必是这种想法，或许有人性格内向不擅与人交道呢。譬如自己，就是一个不大爱招呼别人的人，但我可以保证，我的不招呼仅仅属于我的个性性格，譬如某位同事在附属医院上班，与自己平时并没交往，于是这关系可能就淡了，招呼也就少了；又譬如有时确实不是我不招呼人，而是脑子里想着另外的事，竟然把身边最重要的人物给遗忘了，这或许也是我在单位上总是群测分数不高的原因。但无论如何，我绝对不会对临时工或打工者表露出一种隔离。在很多时候，我愿意与最底层的劳动者在一起喝酒聊天打屁，也不愿意与动不动勾心斗角的所谓知识分子在一起。我母亲就是农民，我父亲是建筑工人，至于家里亲戚等，多是农民打工者，我没有任何理由轻看或疏离他们。

这话扯远了。总之在我看

全场响起一片嘘声！咪咪小姐幸福地倒在了眼镜款哥的怀里……

节目结束，眼镜款哥邀请咪咪小姐直接去了城里的大富豪宾馆。咪咪小姐本不想这么快就直奔主题，但又担心到手的金龟婿不高兴生变，只得出了眼镜款哥胡来。

一夜温存后，咪咪小姐大上午才醒来，感到脑袋昏沉沉地。她惊异地发现眼镜款哥不在身边，身边只留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——

“我送给咪咪小姐的八千万是：千万别拜金、千万别攀附；千万长心眼、千万长智商；千万莫声张、千万莫找我；千万要自立、千万要自强……”

剪裁的，所以我便写在报纸上了。我当时忙说谢谢，谢谢。

“新世纪书屋”这五个字，想来九十年代初中期在姑咱读过书的大中学生大多看到过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店牌也不知毁损于何处，但那五个行书大字的字形一直在我脑海里存留着。回过头来看，肖二爷随手挥就的五个字，其笔画粗细、字体大小、字形结构等，既有一种端庄与厚重的大气，又有一种灵动而文雅的气韵，特别适合书店、纸墨笔砚等店铺使用。

这次交往使我与肖二爷有了私谊，于是有闲时我亦偶尔去肖二爷所居工棚，慢慢地，我亦知道了肖二爷的背景。他是内地人，四九年前在小文辉的二十四军当兵，职为二十四军军需官，主要负责二十四军茶叶的交易与供给，那年月的这项职务，当得起某品“不差钱”的差事。因为职务关系常来常住于康定，便娶了康定本地一名藏族女子，在康定安家。后来时势变化，肖二爷曾为在二十四军的经历坐过牢，每次运动时也必然会成为“运动对象”，所以，肖二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自然难以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，现在想来，他在卫校做花工的那些年，亦算得上肖二爷生命中最最为安稳的岁月。

在卫校做花工期间，肖二爷的书法本领也渐渐被别人知道，时卫校的年轻教师、现四川大学著名藏族心理学教授格桑泽仁先生，就时常走进肖二爷所住工棚，跟随肖二爷习练书法并最终学有所成。我记得当时我也萌生了向肖二爷学习的愿望，但终因当时想法太多，而没有付诸行动。

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肖二爷终于做不动了，便回到康定养老，只是肖二爷当年离开学校时，我正好不在学校，没能现场欢送，甚至直到今天，我也没认真打听过肖二爷的名字，这个，或许也是我人生经历中小小的缺憾。终于好在几年前在另一位当时亦住在学校内的木工师傅家吃喜酒时，还听到肖二爷颇为健康的消息，让我顿时心安，亦让我感到韶华易逝，时光流水。或许在更久之后，惟有校园内那些草木花朵，或隐藏于花园中的某一块顽石，还能回想起那些年的肖二爷，在我们轻浅的生命中划过的留痕。

飘雨的黄昏

有着艺术香味的小清新。

有一个女孩，安静的走进了这家唱片店，习惯性的在一角翻着货架上的唱片。

唱片店里的音响有些年份的精致，一首《I could be the one》缓缓送出。

1点30分，熟悉的街角，怀

旧的唱片店，你，停留片刻。

黑色的耳机，白色的山地车，背影。

微风的下午，暖暖的秋日，同样的路径。

只是为了一个等待。或许只是恋上了一首歌。和歌里所有的回忆。